—12—

你做了个梦，梦里是森林、雾气、潮湿泥泞的沼泽和冰冷的月光，而你在无边无际的迷雾里奔逃着，一直往前，却看不到尽头。

“Hey，honey，”室友一脸担忧地把你推醒，摸了摸你的额头，又跟自己的比了比：“你发烧了？”

嘴唇有些干裂，你在床头柜上摸到自己的手机，打开看了一眼时间。才傍晚六点半，天已经黑下来，一场大雨不期而至，狠狠打在窗户上，噼啪作响。

她一边关切着，一边跑去厨房端来一杯热水：“你今天不是出去约会了吗，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？他没送你回来？”

“我没让他送，”你摇摇头：“他晚上有活动要早些回去准备，耽误了总不好。”

“Gosh，你不会没带伞，就这么淋着雨回来的吧！”

你叹了口气：“我也没想到，这雨下得急，才走到一半忽然就浇下来了。”

你的眼底似乎还带着噩梦中挣扎过的疲倦，室友又慰问了几句，便出了卧室让你休息。可你经过了一个激灵清醒起来的过程，也不太有继续回去躺着的意思了。

天空上打着闪电，你抱起小毯子，跑到飘窗的毛绒垫上坐下。不知道斯特兰奇此时是不是已经出发了？百叶帘外是匆匆的行人，雨水顺着窗户汇聚成一股一股的，将窗外的世界扭曲得模糊起来。

胃隐隐有些疼。

你讨厌每一个下雨天。

这一觉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半夜又醒过来好几次，直到室友拉开你的卧室门才发现你蜷在飘窗上，一只手伸出到台子外边，毯子还半拖在地面。

夜雨已经过去，晨光中鸟鸣不绝，已经是一派雨过天青之色。

“Honey，出来吃早……你疯了？病了还这么不知道轻重？”她拽着你的毯子把你往床上拉，无奈你睁开眼只翻了个身，换个姿势又睡了过去。

“我就像是个老妈子，”室友叹了口气，将床上的被子抱过来丢到你身上，将你劈头盖脸裹了个严实：“算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我上班去了。”

客厅传来电视机播放晨间新闻的声音，你吸了吸鼻子，把蒙在被窝里的头探出来：“喂亲爱的，你电视没关——”

大门哐当关上。你百分之百肯定，亲爱的室友并没听见你的呼唤声，你只好爬下地来，被迫开启一天的新生活。桌上是室友热好的牛奶和三明治，你随便给头发挽了个髻，抓起三明治就往嘴里送。

“插播一条路况新闻：昨晚，一辆兰博基尼在经过盘山道时不慎撞上护栏坠落山崖，导致山路封锁。具体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，有需要经过事故路段的司机朋友请提前改道，以免误事。晨间新闻提醒您，雨天路滑，务必小心驾驶……”

主持人后面在说什么你已经没有听了，你抬起头，目光死死盯着屏幕上前方记者传来的救援画面。钢丝绳牢牢将跑车拖吊起来，你看到那个车头，几乎已经破碎得不成样子。

下方的滚动字幕写着：……内有司机一人，伤情严重，已于昨夜送往医院救治。据悉，此人是知名神外专家……

你手中的牛奶杯啪叽碎在地上。

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斯特兰奇依旧在手术室里。你几乎是一步不离地守在外边，直到有医生出来。

“韦斯特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”几位医生里面你总算找到一个认识的，就像见到了救命稻草一般扑过去：“他还好吗？”

“这位女士，你是斯特兰奇医生的……？”

是啊，你是他的什么呢？他好像从来没有界定过你们之间的关系，你也不好多想。“我是他朋友。”

韦斯特只觉得你的脸很熟悉，似乎在哪见过。他仔细打量了一下，这才想起你是在咖啡馆那个和史蒂芬一起吃午饭的小姑娘。

“……哦，是你！”他似乎有点惊讶：“点心做得很好吃的那个小厨娘！”

这都什么奇奇怪怪的称呼？你没心思管这些有的没的，又问了一遍史蒂芬的状况，韦斯特的脸一下子严肃起来。

“昨晚连夜用直升机送来的，好在来得及时，保住一条命。”

你艰难地咽了口唾沫：“然后呢？”

“但是很可惜，他错过了治疗神经损伤的最佳时间，”韦斯特医生脸上是肉眼可见的怜悯，说话的声音带着些许遗憾：“十一根钢钉入骨，多处韧带撕裂，双手神经严重损伤。”

多熟悉的台词，多熟悉的剧情。你闭上眼睛，一阵眩晕袭来，几乎站也站不稳。你感觉自己的脸颊隐约有热意流淌：“Please，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他是个医生，他的手不能……”

“我很抱歉，女士，”韦斯特同情的声音像是一把刀，无情地斩断了最后一根希望之绳：“我们努力了十一个小时。实话说，这样严重的事故，他能活下来已经是一个奇迹。”

他微微欠身示意，转过身离开了。

护士们将大门推开，斯特兰奇浑身纱布地躺在转运床上还没有醒。病号服遮盖不到的地方全是深深浅浅的各种伤痕，一只眼肿着，唇上斜斜地印着一道又深又长的伤口，脸色苍白异常。

你何时见过这样虚弱的先生，只看了那插满固定器的双手一眼，你的泪就夺眶而出。

凭什么呢？就因为他天生更优秀，就要承担这样的痛苦吗？

你不明白。你恨命运不公，更恨自己一点忙也帮不上。